

“太阳花学运”以来港台的 民粹青年运动：特点与对策

顾旭光 田 丰

摘 要：“太阳花运动”和“占中运动”以来，港台两地青年经历了从远离政治到当前的通过社交媒介积极参与政治的过程，其结构性诱因依然是被压缩的生存空间和严苛的社会环境。在这样的背景下，已有的民粹主义政治运动的模式得到强化，同时与新型社交媒体相结合展现出了强大的政治动员能力，通过地域认同的强化，在运动中还表现出了激进的分离主义的政治主张。但是港台两地在地缘政治环境方面有着较明显差异，通过建立有效的交流沟通平台，港陆有更好的沟通基础，而台湾的民主政治已经构成了制度化的民粹主义政治的基础。本文认为，重视网络的宣传效应，尤其重视青年之间相互交流，能够消减港台与大陆人民和政府之间的隔阂与误解，同时促进、保障香港社会的稳定，增进与台湾地区的相互理解，从根本上减少民粹主义运动的发生，同时遏制分离主义继续滋生。

关键词：民粹主义；青年政治运动；地域认同；分离主义

一、大选中的青年：民粹的运动式选举

在“二战”以来的较为成熟的民主政体中，青年都表现出政治冷漠的倾向，但此次2016台湾大选，青年在投票中自始至终表现出很强的热情和集体组织行动能力，从行动特征上看“太阳花学运”的余波犹在。在整个投票过程中，青年投票行为可以用“运动式的民主参与”概括，网络媒介和在学运中获得声望和政治资源的学生领袖对投票者进行了组织化引导，宣传话语明确而且模式化，基本延续了“太阳花学运”时期的宣传话语，内容上表现出强烈的

情绪性、非理性特征，对于国民党的评价呈现几乎一边倒的负面，而偏民进党的媒体宣传和岛内社会整体对大陆的恐慌情绪的进一步发酵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2016年度台湾大选中国民党的溃败在选举前已成定论，但是最后国民党却以被碾压的结果惨败。根据投票统计结果，民进党蔡英文得票超朱立伦逾300万票，以689万4千7百44票当选，得票率56.12%，打开民主进步党第二次执政的局面，并创下该党历届最高得票。虽然民进党蔡英文拿到约56%的选票，仅低于2008年国民党马英九搭配萧万长的58.65%，史上第2高的得票率，但实际票数却



相差 100 多万票，原因在于今年投票率达到历年最低，仅约 66.2%。

在选举中起到重大作用的是“鼓励 520 万青年返乡投票”为主题的“青年投票，翻转政治”计划。该计划由公民组合青年志工团和台湾大学等高校学生会共同组织，并在 FaceBook 等社交平台上展开，主要内容是为鼓励青年大学生返乡投票。根据统计数据，台湾的 20 岁以上可投票总人口数为 1860 万人，而 20~34 岁的青年人口就有 520 万人，占比将近 3 成，其中第一次参与投票的“首投族”129 万人。最终，520 万青年和近 130 万“首投族”成为左右台湾选情的决定性力量。整个计划体现鲜明的民粹化、运动式特质，在整个选举进程中，青年表现出情绪化、组织化、信息化动员的运动式特质，而从运动的整体状态来看，又缺乏核心、体系化的意识形态和稳健、理性的政治价值观，所以可称之为民粹的运动式选举。

二、民粹主义与港台政治

塔格特指出“哪里有代表民意的政治运动，哪里就有作为一种潜在的政治运动或政治观点的民粹主义”，民粹主义本身有着复杂和多元的含义，可以指政治的运动、领导者、观念和风格^[1]。研究者认为民粹主义雏形可以追溯至古希腊，当时民粹主义政治动员导致了希腊的政治危机^[2]。然而这一概念最早出现是在 19 世纪末。19 世纪 90 年代，美国西南部的农民发起群众运动要求“把共和国的权力还给人民”，谴责金融商，要求政府帮助小生产者。在 1874 年的俄国，青年知识男女喊出了“到人民中去”的口号，进入乡村试图通过发动底层农民反抗沙皇，实现社会变革^[3]。以上是最早的民粹主义。布莱克维尔政治百科全书将民粹主义解释为“迎合平民、反精英的、反代议制的政治心态……是一种政治涂料”^[4]。俞可平从三个方面概括了民粹主义，作为社会思潮，民粹主义核心的取向是在政治生活中强调人民的价值和反精英主义。作为政治运动，其强调依靠平民大众对社会进行激进变革，并把群众当作改革的唯一决定力量。作为政治策略，指动员平民大众参与政治进程的方式^[5]。简单地说，民粹主义就是极端的平民化。

虽然本文的主题是关于港台青年的政治运动的情况，但仍然牵涉到复杂的过程和历史的、政治和文化的各种相关因素，基于分析对象的考虑，作者在“表达一种政治运动状态，政治行动和讨论的趋势，一种

可以应用于各种意识形态的政治风格”的意义上使用“民粹主义”这一概念，正如欧内斯特·拉康提出的，面对“民粹主义”复杂和多变的含义，最好的分析方法是把焦点放在民粹主义运动上^[6]，对于港台两地自太阳花运动以来的青年运动，本文的核心观点是，他们是有民粹主义特质的政治、社会运动（行动），其核心的领导者运用民粹的政治策略来实现其政治控制的目的。

塔格特提出民粹主义具有六个特点^[7]：1. 民粹主义根据具体环境而变化，在话语表达方面采用象征性、神话的叙事手法；2. 民粹主义缺乏核心价值，具有对其他意识形态的依附性；3. 民粹主义是对自身危机的强烈反应；4. 民粹主义把他们所偏爱的群体作为理想化的中心地区，并以此作为辨识自身的依据；5. 民粹主义者敌视代议制政治；6. 民粹主义因自身的矛盾性而具有局限性。最后两点中，第 5 点实际上与第 1 点和第 2 点并不矛盾，在下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对代议制和民主制度，港台运动中的青年持有一种矛盾以及模糊的认知。第 6 点是对民粹主义的评论，故本文不做涉及，而将重点放在现实的影响上。对于以上六点，选取前四点作为我们分析的基础。

在对我国港台地区的政治文化、制度和政治史的研究中，有不少学者指出港台政治表现出了民粹主义的特征。对于台湾民粹主义的来源，学者认为台湾的政治历史和政治文化、公民意识的不健全，民进党体制内资源的缺乏共同构成了台湾民粹主义的基础^{[8][9][10]}。林毓生认为，民主化后的李登辉和陈水扁都是炒作民粹主义以攫取权力的当政者，台湾的民主是异化的民粹式民主，而台湾的民粹主义是利用民主的形式建立、扩张与运作来提供反民主的根据^[11]。台湾学者黄光国以“民粹亡台论”为题出版著作，批判台湾的民粹主义政治，认为台湾操控性民粹主义是东方专制传统与西方民主思想集合的“怪胎”^[12]。黄文志认为，台湾的民粹主义其实是现实主义政治人物为了谋求政治利益而采取一种操控人民公意的政治策略。这种动员策略具有煽动性、情绪性、非理性，甚至有蛊惑性、欺骗性、破坏性特点。2008 年国民党重新执政以后，台湾的权威民粹主义时期已经结束，民主制度和公民意识有一定发展，但是强调平均主义，少数至上，个人至上，蔑视、不信任政治和政治任务的民粹心态已经在台湾社会扎根，民粹主义社会运动开始滋生发展，在“太阳花学运”之前就已经有“野草莓学运”“反核四运动”“白玫瑰运动”等对社会意识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民粹主义运动发生。

在香港方面,学者认为在回归之前香港的政治特点是一个具有政党缺乏、行政系统与草根阶层联系有限,但是与社会能维持最低程度的整合的政治生态^[13]。行政系统、政党系统,构成了香港的政治特征。港英政府在1987年公布了《1987年代议制发展检讨》绿皮书,提出立法局将在1988年引入直接选举。1991年9月,立法局选举被引入直选机制。香港政党的形成便源于此^[14]。当前,虽然有泛民主派和建制派之分,但是基于“基本法”比例代表制的引导,香港也没有一个或者数个占据优势地位的党派,党派之间的政治分歧差异较大,属于较极端的多党制,这为民粹主义政治策略提供了现实的推动力,使用民粹的方式能够迅速地聚集民意,获得较大的政治影响力。调查显示,20世纪80年代至2000年,香港人开始形成了片面的民主观,即民主就是能听取民意的政府^[15],民粹政治文化已经出现。

学者认为香港的民粹主义有反精英,反对渐进民主和独立主义的特征,主要原因在于团体出身立法议员太多,工商业团体主导香港发展,政策未能惠及下层所致^[16]。2012年,香港基尼系数已达0.537,同时在社会结构方面还出现了中产阶级减少,草根阶层增加的现象,这也为民粹政治的出现提供了结构性动力。2006年以来连续发生保卫天星和皇后码头运动、反高铁运动等等,民众公意决定政治权威决策的民粹政治运动开始泛滥,至“占中运动”时,参与者青年化又有了增强的趋势。

1. 青年危机:民粹运动的现实动力

“太阳花运动”与“占中运动”都是由青年作为主要参与者,通过新型社交媒体扩大影响和组织动员,以反对大陆、保障(争取)民主为主要口号的政治运动。台湾“太阳花运动”以反服贸、反权贵为运动的主张,但最终被附加上了浓重的“反中”色彩。最终“太阳花运动”还催生了诸如“时代力量”“绿社盟”等由青年组织起来的政党。从运动模式上看,与2011年的中东“茉莉花革命”有相似性。“茉莉花革命”的主要特点是因为青年失业率攀升,缺少发展前景而产生结构性动力,以社交工具作为实时的信息传播和行动动员工具,以民主作为意识形态取向^[17],以民生作为现实诉求。这一点在港台的青年运动中都有相应的体现,与之不同的是后者还有典型的民粹主义特质。

在青年发展方面,台湾地区在1976年—2012年,基尼系数从0.28上升至0.338,同时将收入最高的5%除以最低的5%,其倍数从1998年的32.74倍

上升至2012年的96.56倍^[18]。同时台湾青年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2014年台湾15~24岁青年平均失业人数为11.2万人,失业率12.63%,是整体失业率(3.96%)的3倍多。其中,大学及以上学历失业情况最严重。2013年台湾青年失业率如果加上“想工作而未找工作”的口径来计算,广义青年失业率达到15.39%。2000年之前,台湾青年失业率约维持在7%的水平,自2001年不断攀升至10.44%^[19]。在工资方面,近十年来分行业平均工资的增长率极低,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青年发展的焦虑可想而知。在投票期间,调查显示,青年最关注的问题是薪水低落、高房价、贫富差距等问题,这些问题恰恰是马英九政府近些年始终未能解决的重要问题。正因为如此,他们主要成为绿营拥趸,投票呈现出一边倒的状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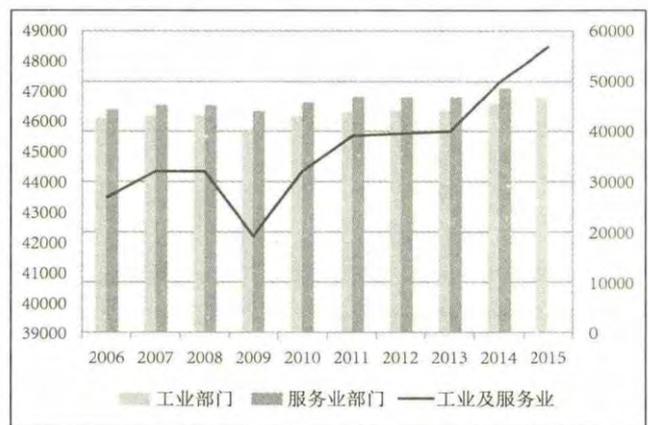


图1:台湾平均薪资变化(2006—2015)

数据来源:台湾统计中心统计服务网, <http://www.stat.gov.tw/mp.asp?mp=4>

香港地区青年情况则同样不容乐观,据2011年的统计,香港有423,700名15~19岁以及451,500名20~24岁的青年,15~24岁的低收入青年比例从2001年的15.2%上升到2010年的17.3%,15~24岁青年就业的数目由1996年的418,700人逐渐下降至2011年的287,700人^[20]。在2006年有52.8%的15~34岁青年认为香港的政治人才“非常不够”及“唔係咁足夠(不是那么足够)”,在2008年有此看法的18~34岁青年更达70.0%,青年对政治系统不满不断上升。在这种背景下,青年生存发展压力激增又毫无出路,出现了香港整体自杀率下降,而青年自杀率却上升的现象,近期香港大学连续数名大学生自杀的事件一时间震动了香港社会各界。香港地区和台湾地区出现高学历者高失业率、低薪资现象的同时,两个地区的住房价格更是呈疯狂上涨态势,使青年的生存更加艰难。



2. 地域认同：民粹主义政治运动的齿轮和产品

民粹主义在受到外来的威胁时极易转变成民族主义，或者说民粹主义或多或少都是一种民族主义^[21]。民族主义则是现代社会中认同感存在的普遍形式，但各种变体的民粹认同感的来源未必是民族的，可以是人种的、宗教的、阶层的乃至地域的，民粹领袖通过唤起和强化认同感来聚集民意。在港台的青年政治运动中主要表现为地域的认同，某些民粹领袖已经试图通过从理论层面上构建民族认同。地方的认同感强化到一定程度便会走向分离主义。

台湾在民主化的过程中同时也有本土化的特点。根据台湾政治大学的调查数据显示，自1992年以来，台湾认同“我是中国人”的比例不断减少，而认同“我是台湾人”的比例不断增多至60%左右。自从民进党上台之后，李登辉和陈水扁在宣扬台独的过程中宣扬“国族论”^[22]来强化本土认同。陈水扁以“同心圆史观”的“九五课纲”为基础，在高中历史教材中推行了一系列去中国化的改动，对青年一代的中国认同感产生了直接影响^[23]，马英九在任内试图修改教材遭到了很大阻力/马英九执政期间，“中华民国教育部”针对于旧有的普通高级中学的语文及社会课程纲要《101课纲》进行了被称为“课纲微调”的调整案，随后在调整的内容上受到了不符合民主程序的批评，在台湾引起较大的争议。新一代的台湾青年，和国民党当局戒严时期成长起来的代际人群对大陆有较强的认同不同，强调“台湾”自身的认同，其本土意识增强，形成了名为“天然独”的新型台独思维。所谓“天然独”，强调新一代青年在新时代语境之下，在台湾当下的环境中自然产生的对于台湾和对于台湾身份的认同和独立倾向。虽然青年对两党的认同程度都较低，但是在选举过程中，面对国民党执政八年的惨淡政绩、僵化老式的政治形象，及其坚持一个中国的政治纲领，更多青年选择将票投给了民进党，一度喊出了“票选国民党，台湾变香港”的口号。长期以来，台湾民众对大陆信息的获取渠道十分有限，且对大陆的偏见较深，在“太阳花学运”中，就有“反黑箱服贸”的内容，直接表达对大陆的不信任态度，有媒体以“黄鼠狼给鸡拜年”来形容服贸协议。

香港的民粹领袖宣传所依据的现实问题主要来源于两方面，其一是香港社会自身发展断裂，社会不平等加大，青年从就业到购房举步维艰。近20年的整体发展中逐渐出现衰落势头，曾经的亚洲金融中心的光环效应逐渐退去。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经过少数

分裂主义的媒体和个人的引导与蛊惑，民众，尤其是青年自然地将原因归咎于统一，有极端分子甚至直接抛出了要重回殖民时代的言论。其二是统一后大陆群众更容易入港，导致一系列问题和摩擦出现。自从2001年港陆自由行推动以来，大陆游客更容易进入香港特区，之后出现了系列问题，比如“水货客”采购奶粉导致香港居民购买日用品出现困难，“双非婴儿”问题被认为是占去了港人自身的资源，“大陆游客素质低下”等事件也导致了一些冲突。进一步的在要求全面普选、爱国主义教育和本法解释权问题上，香港本地也积累了一定的反中央政府情绪。各种因素相互交织，互相影响，经过民粹领袖的放大和宣传最终出现了复杂的分裂和反大陆、反党的思想和主张。在这样的背景下，有核心的独立分子提出了“香港民族论”的思想（《香港民族论》，是香港大学学生会于2014年9月出版的政治理论读物，由官方编辑委员会学苑编著），通过强调制度、文化等系列的差异证明香港的优越性和独立的合理性。另外还有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陈云根（陈云）所著的《香港城邦论》，吸引了一批本土主义青年，其门徒被称为“本土著人城邦派”。由下图可见，在1997年回归之前，香港民众对一国两制制度和大陆政府抱有疑虑，随着回归的临近其信心逐步上升，在1997年达到较高水平，然后因为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有所下降，到2007年上升到最高，而后又随之下降，甚至接近1997年之前的水平，对一国两制表示不确定的比例也大幅增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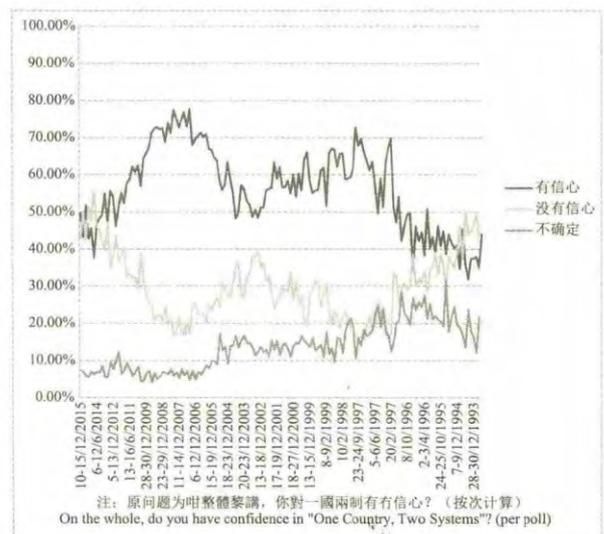


图2：香港民众一国两制认同状况调查

数据来源：香港大学民意网站 <https://www.hkpop.hku.hk/chinese/popexpress/trust/conoacts/poll/datatables.html>



3. 泛政治化宣传：民粹青年运动的话语模式

交流的泛政治化，指不同的以地理区域为基础相互认同的共同体，对任何来自个体、群体或者官方的言行，都延伸至族群、社群在政治层面的争议和对立，然后证明政治主张和诉求合理性现象，在这个过程中媒体是主要的信息传播者。媒体在台湾民粹主义形成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二元对立式”民粹主义议题论述^[24]。在此次台湾大选之前，由于某台湾歌手在网络上实名举报另一位在韩国发展的台湾女歌手展示青天白日旗，表达“台独”意愿，导致大陆网民情绪沸腾，集体讨伐，最终以女歌手出面道歉结束。此事件在支持民进党的媒体的宣传之下，在岛内引发情绪链式反应，某些家庭中数代都是“深蓝”的选民甚至都转向支持民进党，台湾绿营媒体将其宣传为“今天周子瑜，明天你我他”。据保守估计至少有近百万青年因此事件的影响而投票给民进党。此事件说明了两岸民间正常交流沟通机制的缺乏，不仅导致了误解和对抗情绪的泛滥，还滋生了部分借助政治风向，浑水摸鱼的投机者。在双方信息不对称，又缺乏交流平台的基础上，娱乐本身作为不涉及政治争议的资本自由流动的存在形式，成为双方相互政治意见的承载物和传播工具的可能性增大。同时没有了对等平台的存在，给了民粹领袖有意煽动对抗性民意的可能性。在缺乏有效交流平台背景下，任何信息的传播都有可能被政治化解读。同时网络对交流并没有起到促进作用，观察香港与台湾情况，可以发现网络反而将民粹主义的泛政治化宣传和神话式的、有选择性的宣传进一步强化放大了。

在民粹的叙事模式中，中台等于恶与善、专制与民主、落后与进步的对立，对于国民党和民进党同样如此，这种对立模式由来已久，在台湾民主化后民进党对台湾实施了从1993年至2008年多年的统治，这一套民粹的叙事模式已经成为台湾政治话语中的组成部分。

在香港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在网络上引起轩然大波的大陆小孩在香港街头便溺被拍照的事件，对于香港的独立分子来说，这件事集中体现了“陆客”低下的道德素养和对香港的“破坏”，借此证明其政治诉求的合理性。拍照事件在香港的争论中，就有香港媒体和民众指出，即使是成年的西方人也有不少在香港街头便溺，而反对者对此却选择性忽视，明显对大陆民众有选择性的敌视心理，这种观察很到位地揭示了独立分子和独立倾向的媒体无客观价值标准的民粹特

征。而且在“占中运动”中，网络对于青年的动员起到了非常明显的作用，在其话语宣传当中，不断强调大陆与香港的二元对立，同时贴上了“专制与自由”“压迫与反抗”等等相应的价值标签。

4. 想象的他者：民粹青年运动中的敌人建构

民粹主义通过观察对象来确定自己^[25]，如同沃斯里通过观察南美洲第三世界国家的民粹主义所概括的，反对的对象可是外部的强势的社会和国家^[26]。自我认同的呈现必然要建构对立的他者才能让自我形象更加清晰，双方的边界必须要清晰才能展现差异，他者的构建与自我认同的确立是一体两面，这种建立他者过程在历次运动中都有明显的表现。

在民粹政治宣传中，主要通过台湾和大陆的制度对比来证明运动乃至台独的合理性，通过对他者的想象来确定自身，是非常典型的民粹主义的政治表达。有一篇宣传文章非常典型地体现了这种思维：“香港回归快17年了。这17年，台湾走在民主道路上，跌跌撞撞，政治上政党轮替，似乎乏善可陈，经济上看来也落后于大陆与香港，但台湾原来匮乏的公民社会倒是逐步走向完善，人民的自主意识和爱护自己家园的观念越来越强。大陆经济起飞，但社会越趋溃败，人民的自私贪婪、只顾自己不顾社会，已发展到见死不救见危不扶的极冷酷地步。香港在中共和大陆人的侵袭下，也从良好的公民社会大倒退，廉署、警队和相当部分的政府机构在政治干预下选择性执法，受尊重的专业精神受政治冲击，核心价值不断受挑战，奋发自强的香港精神变成绝望与无力感，满街拥挤的大陆客及其中的劣质文化，和刘进图事件，今天我们还可以像30年前那样说，知识分子讲话不会损及自身安全吗？”^[27]”

上文流露的思想基本可以概括当前港台民粹分离主义的主要思想特征。港台两地出现了一种对“民主制度”和“公民社会”等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概念近乎宗教的狂热情绪，这种特征在历次青年运动中都有表现，尤其在“占中运动”中，其核心要求就是“真普选”，但是对于民主的狂热更多是情绪宣泄的出口和确立自我认同形成政治动员的工具，而非民粹政治运动真实目标。事实上，运动本身才是目标，从结果上看，所有的民粹运动最后得利的首先是民粹领袖而非普罗大众。如果结构性根源得不到解决，即使立即建立民主制度，也会变成像台湾一样，在运动中对“敌人”以民主作为证明自身优越性和诉求合理性的武器，但是在新一轮的民粹运动中轻易践踏民主程



序。在民粹主义政治中，寻找敌对者是构成民意操纵的基础。而民粹领袖对本土意识的推动，媒体对大陆形象的丑化，共同建立了“专治”“残暴”“道德沦丧”的想象中的大陆形象，以上二者对“敌人”威胁的描绘，最终实现了对民意的操控。在太阳花运动中，“今日香港，明日台湾”是主要的宣传口号，意指如果台湾民众自身不行动，也会如同现在的香港一样呈现退步局面。有反对者将《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与香港的《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相比照，认为港陆通过后者加强了经贸的关系之后，与大陆的关系更加紧密，各个方面也呈现倒退。在香港，太阳花运动期间香港媒体对其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反对派和对香港现状不满的群体都对太阳花运动表示了同情，部分极端独立分子提出了“今日台湾，明日香港”的口号，意指香港自身通过努力，也可以成为台湾一样的“民主和独立国家”。

三、港台民粹青年运动的区别

1. 台湾的民主制度构成台湾民粹的基础

在台湾民粹政治由来已久，自从1988年蒋经国将权力交接给李登辉之后，李登辉当政时为了巩固自身权力就以“人民最伟大，民意最权威”“民之所欲，常在我心”等典型的民粹主义特质的口号与“民主化与本土化”捆绑式结合。之后陈水扁更将民粹政治进一步发展，将民进党与爱台湾，国民党与卖台湾联系起来，同时挑起本省与外省的的对立，以强化自身权力。对大陆的恐慌情绪的操纵和对独立意识的强调已经成为台湾当政者，尤其是代表本土力量的民进党的一项娴熟和例行的政治手腕，民进党代言的本土力量在民主制度中成为台湾民粹的基础。当前台湾的民粹青年运动在李、陈时期就已经可找到原型。

在台湾此次民主投票中，国民党很自然地与“亲中卖台”“施政无能”等形象关联，在投票运动中选取民进党已经在政治倾向上与“保持独立”和“台湾本土主义”等自我认同理念联系起来，同时民进党还是台湾民主和进步的象征。在台湾的政治实践中，强调表面保持现状，甚至“和平独立”已经成了其政治现实的一个组成部分，台湾青年确立自身认同的精神资源也主要来源于台湾民主制度。而从现实情况看，两党的民主制度带来的行政低效和相互内耗，使

任何可能的改革和发展成了一场零和游戏，最终导致民粹政治的反复低效。据统计，民进党七年中以“霸占主席台”的方式阻挠议事进程多达93次，创世界纪录。在国民党试图推动服贸协议期间，民进党进行了大量的议事程序阻挠，最终国民党不得不使用“30秒送院会存查”的手段试图通过服贸协定。而这最终成为了“太阳花学运”中国国民党“黑箱服贸，亲中卖台”的口实。在学运中青年以“我代表台湾人民”为口号占领立法院，青年在以台湾民主制度为傲的同时又以民粹的态度践踏民主和法律。国民党在历史上长期占据统治地位，民主化之后的形象一直比较负面，所以在民主选举中也成了运动式选举反对的对象。基于民主制度的民粹主义和分离主义已经成为台湾根深蒂固的组成部分。

2. 香港民粹力量对比台湾相对较弱

自1997年香港回归以来，对大陆的认同从来都是主流，虽然近年来在一些问题上港陆民众有一些摩擦，但是双方已经成为一个联系的整体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港独的基础虽然相对薄弱，但仍然值得警惕和注意。2007年进行的“香港、台湾、澳门、冲绳民众文化与国家认同国际比较调查”发现，在香港独立问题方面，反对“港独”的占64.7%，而赞成独立的则为25.0%。国家认同方面，香港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为自己祖国的比例为89.0%，而台湾仅为18.6%。可以看出香港对于中国的认同远远高于台湾，不认同的数量虽然不占主流，但是也有一定比例，这也是民粹独立分子能够产生影响力的来源。虽然港独青年是香港社会中分离主义的反大陆情绪比较极端的少数，但在“占中运动”之后，分离主义的思想模式通过社交媒体，在青年人群中呈蔓延趋势。如果这种思想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基础没有被改变，那么其必将伺机爆发，在未来的香港政治活动中，极可能成为左右香港选情的关键力量。

表1：2007年港澳台国家认同状况比较（%）

	香港	澳门	台湾
认同	89.0	96.9	18.6
不认同	8.3	1.5	69.9
其他	2.6	1.6	12.4

数据来源：港大民意网站

香港反对派政治力量主要是泛民主派，主要政党



或政团包括民主党、公民党、工党、民协、街工、新民主同盟、社民连、人民力量、香港 2020 等；建制派政治力量主要包括民建联、工联会、新民党、经民联、自由党、新界乡议局等。政治力量相对多元，没有具有主导地位民粹分离势力。但是在近年来港独势力有迅速发展的趋势，而且独立的立场和行动也逐渐公开化，通过网络传播和民粹的动员模式来获得政治影响力，并且在香港社会获得了一定数量的支持。另外，民粹领袖已经注意到青年本身缺乏发展空间和容易受到影响的特质，“占中”的领袖之一就利用香港中文大学民调发现年轻人中有八成期望尽快落实普选诉求，在 15~24 岁的受访者中有高达 62% 支持“雨伞运动”。可见民粹主义分子已经通过社会科学的方法获取事实来制订策略和计划。

3. 现实发展问题是香港民粹影响力的来源

在香港，由于全球经济环境的恶化，政府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平等两方面无力的施政表现，使青年出现对执政政府的不满之外，还对大陆产生恐慌、反对情绪。在“占中”事件中，除了争取“实质普选”的政治诉求之外，反对大陆来港者，甚至要求香港独立都是以香港经济下行，社会不平等加剧，民众生活水平止步不前的现实为理由。大陆民众更容易进入特区，在一定程度上消减了香港民众的公共资源，造成香港社会敌对情绪，同时少数个案事件也被别有用心媒体和独立势力炒作利用。最终，港陆矛盾成为青年自身缺乏发展空间的宣泄出口。在这种背景之下，民粹政治便有可现实操作空间，要求普选民主和香港独立成了要求发展机会的诉求的变相表达。在香港，青年政治运动的核心原因在于社会现实问题，少数中坚的“港独”分子利用了青年愤怒情绪来扩大影响，只要青年的发展状况好转，其影响力必然会得到减弱。

四、总结和措施

民粹主义政治运动与阶层过度分化的社会结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平等意识高涨和大众网络媒介普及的今天，民粹领袖更有可能获得较大的影响力，而经济形势的下行为民粹政治提供了现实空间。自从 2008 年全球性金融危机以来，各国以青年为主要参与者的政治（社会）运动呈蔓延势头，然而唯独在我国港台地区表现出强烈自发性的民粹特征，在运动动力、自我认同、话语模式和对大陆的态度方面呈一定共性，而且都有分离主义的政治诉求，这是非常值得关注和

警惕的。但是民粹政治的出现正如同渴饮海水，还把过度盐分带来的短暂兴奋当作得到拯救的征兆，岂不知兴奋之后，缺少水分的问题不但不会解决，反而更加致命。经济需要增长、青年需要发展空间，正是港台两地所需要的淡水，也是民粹政治发生的根本原因。

当前港台两地的民粹政治运动出现了明显的共振效应。在台湾大选前，数百名 2014 年参与香港“占中”的学生已经飞往台湾，“观摩”选举^[28]，其中大多都是有港独倾向的运动中坚分子。考虑到 2016 年香港立法会选举和 2017 年香港行政长官选举接踵而至，青年虽然有热情，但在政治上不成熟，容易被民粹领袖和分裂势力所利用，因而出现围绕选举的政治运动和分裂事件的可能性不能排除。香港的民粹领袖，极有可能借台独的示范效应，利用青年人的参与热情，借题发挥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以选举为契机策动新的青年运动，产生不利于“一国两制”和香港长治久安的政治事件。因此，必须对青年这支可能左右香港未来政治方向的新生力量加以重视。

港台两地从历史经历、文化背景、政治形态乃至与大陆的地理区位等各方面都有比较多的共性。在历史上都受过西方殖民者的统治，意识形态方面受西方影响较深，较早地形成了有特点的地方文化和自我认同感，自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两地都经历了比较大的政治变革。同时两地也有很多差异，这些差异最终也构成二者在民粹青年运动中表现的不同，尤其是我国的香港特区，已经回归使其处于一个非常特殊的位置，对民粹青年运动和其青年发展的应对与解决，对尚处在僵持阶段的台湾问题有很强的示范效应。虽然港陆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方面有比较大的差异，但这既是障碍，也是机会。由于香港与台湾和西方国家的相似性，如果国家能够对症下药，在维护稳定的前提下对青年发展问题和民粹式运动进行消解，将是对我国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绝佳的自我表述和形象塑造，也能为将来台湾问题的解决奠定基础。基于当下和长期的考量，本文提出以下对策：

1. 警惕民粹领袖利用信息屏障

港独势力利用各种假民调、假消息，混淆视听是其一贯做法。关于大陆形象的宣传和塑造，其话语权长期掌握在港台的少数媒体手中，而这些媒体往往出于迎合民众情绪的需要，利用交流渠道缺乏的特点，制造中央在国际上的负面形象，使得香港民众对大陆充满误解和偏见。建议政府建立官方的，基于新型网络媒体的信息交流平台，以开放自信的态度，减



少误解,以免被港独势力混淆视听。

2. 重视香港青年运动的内在动因

香港对大陆经济依存度高,这是我们进一步改善与香港的关系,促进内地与其交流和发展的现实基础和先天优势。但青年人的现实窘境是导致其参与政治行动的主要驱动力。因而,建议政府要重视香港青年参与政治的内在动因,通过各方努力提出解决青年人困难的工作计划,避免其被分裂势力所利用。

3. 关注特区青年发展,团结青年力量

基于一国两制制度下,重视特区的自主诉求和发展需要,尤其是要重视青年的利益诉求。在现代社会背景之下,青年人的利益诉求往往会以政治诉求的面貌出现。再考虑到青年通过网络形成的较强大的组织行动能力,一味防御显然不能够扭转被动挨打的局面。建议政府主动出击,提出内地与香港青年共同发展的计划,增加内地和香港青年面对面交流,团结一

切支持中央政府的香港青年力量。同时,加强香港青年研究,推动内地智库进行选情民调。

4. 推动青年交流和理解,避免情绪化的网络攻讦

由于语言环境、社会条件和网络控制等原因,大陆与香港青年之间的网络互动匮乏,然而在信息化进一步普及的今天,青年之间的交流和相互理解是未来港台与大陆长远发展的基础。建议政府在网络上大力引导大陆与香港青年相互理解,更多地以理性的态度,平和的精神状态来相互交流,而不能通过煽动情绪、撩拨仇恨的方式面对误解和争端。故而必须重视业已发生的“占中运动”,以及对香港当前及今后选情的长期性影响。

顾旭光: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社会学系研究生

田丰: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陈晨

参考文献:

- [1][3][6][7][25][26][英]保罗·塔格特.民粹主义[M].袁明旭.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6,64,23,3,4,21.
- [2]Takis S.Pappas,Populism and Crisis Politics in Greece,Palgrave Macmillan,2014.
- [4][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M].邓正来.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589.
- [5][21]俞可平.现代化进程与民粹主义[J].战略与管理,1997(1).
- [8]石勇.试析民进党民粹主义的成因、本质及困境[J].理论界,2012(4).
- [9]庄吟茜.台湾民主化进程中的民粹主义形态分析[J].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4(6).
- [10]郭忠军.台湾民主转型中的民粹主义[D].复旦大学2006年博士论文.
- [11]林毓生.论台湾民主发展的形式、实质、与前景——为纪念殷海光先生逝世三十三周年而作[J].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02(74).
- [12]黄光国.民粹亡台论[M].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2000.
- [13]贺越夫.香港政治的性质与特征——海外及香港学者论香港政治札记[J].广东社会科学,1989(1).
- [14]朱世海.论香港的政党演进与政治发展的关系[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0(3).
- [15]夏瑛,管兵.香港政治文化的嬗变:路径、趋势与启示[J].中山大学学报,2015(6).
- [16]朱世海.香港社会中民粹主义的影响、成因及消解[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1(3).
- [17]廉思.世界范围内青年运动新趋势研究——对“茉莉花革命”、英国青年骚乱、美国占领运动的分析[J].中国青年研究,2013(12).
- [18]朱敬一.经济转型引发的台湾社会“不公”[C].两岸三地人文社会科学论坛论文集——公平与发展,北京,2014.
- [19]台湾统计中心[EB/OL].http://www.stat.gov.tw/mp.asp?mp=4.
- [20]香港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青年事务委员会.香港青年统计资料概览数据趋势分析[EB/OL].http://e-registration.coy.gov.hk/research/20140422/youth_in_hk_trend_analysis_of_statistics.pdf.
- [22]马奔.民粹主义:对台湾近年政治现象的解读[J].社科纵横,2006(9).
- [23]黄文治.民粹主义者操控人民公意:台湾民主政治转型研究的一个视角——兼谈对中国大陆民主政治演进的启示[J].新疆社科论坛,2009(3).
- [24]王声平.台湾民粹主义媒体建构分析[J].台湾研究,2015(4).
- [27]苹论.“今日香港,明日台湾”的30年变迁[EB/OL].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40322/18664730.
- [28]环球时报.香港数百“占中”学生赴台观摩选举“民运”分子接待[EB/OL].http://news.ifeng.com/a/20160114/47065440_0.shtml.